

历史科学中 两条道路的斗争

(續輯)

人民出版社

中 學 科 學 史 爭 斗 的 道 路 兩 条

(續 輯)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续 载)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9 $\frac{3}{8}$ · 字数204,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60,001—15,000 定价(五)0.69元

统一书号11001·175

出版者說明

这个續輯是从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現改名为吉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六个学校历史系的大字报里面选出来的。

出版这本書的目的一方面是支持新生力量的成長和他們的战斗，同时也在于促進被批判以及有类似思想錯誤傾向的人們的觉悟，希望他們能通过这本書取得有益的教訓，吸取自我改造的力量。只要他們有决心痛改前非，拔白旗，插紅旗，誠誠恳恳地接受党的領導，今后还是能够作出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

人民出版社

1958.10.30

目 录

· 山 东 大 学 ·

- 厚古薄今种种 蔣捷夫等 (1)
学年論文 史三(二) (15)
史学通的道路 (16)
厚古薄今把我引上了歧途 史三 廖文俊 (19)
資产阶级的教学害苦了我們 史一 (20)
拔王先生抄襲的白旗 王新野等 (22)
再拔王先生的抄襲白旗 新 野 (25)
王先生的“厚今” = “厚金” 白 楓等 (28)
童先生的學問 赵华富 (30)
“六法”全“書” 史三(五) (34)
“長”与“短”——惊人的謬論 史三(二) (36)
煩瑣考証是反科学的 厚古薄今展覽会材料組 (37)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史三 王公度等 (38)

· 中 山 大 学 ·

- 教育方針、培养目标在历史系明确嗎?
貫徹的好嗎? (47)
历史系在科学的研究上存在的缺点 朱杰勤等 (46)
應該拔掉这面白旗 (50)
——和陈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的研究問題。

与岑老談談教學和科學研究問題

- 史四 中国古代史战斗小組 (62)
对刘先生“中国史学史”講稿提几点意見 …陈玉森等 (71)
朱老师教学的六多六少 (76)
何老师需要进行“改革”的地方 史四甲 周宗賢等 (80)
向董老师提一些意見 (84)
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問題 欧景藩等 (90)
丘老师在教学上的几个問題
..... 史四乙 中国古代史战斗小組 (94)

西北大學

- 四重四輕的例証 郭繼武 (98)
客觀主义是保守的根源，是暮气的巢穴，
必須打破！ 郭繼武 (99)
詳古略今 李建奎 (100)
从一九五七年毕业生中看我系的廢品 李建奎 (101)
論“厚古薄今”在我系的一些表現 彭樹智 (102)
領導思想 建 奎 (103)
鼓起干勁，發揮潛力，扫除暮气！ 李建奎 (104)
从下面事实看我們历史系在教学中两条
路綫的斗争 史三 王麗華等 (106)
原因何在？ 史二 蔣 健 (108)
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史二 王志珍等 (109)
历史系教学中存在的問題 史二 許忠杰等 (113)
鳴者拙見 史三考古班 忠勞(匡喻) (117)
党委应重視历史教学中的資產階級傾向
..... 史二 陳興琳等 (120)

- 焉能为入师表! 史一 主怀德等 (124)
 陈先生为什么那样爭稿費! 应德田 (129)
 陈先生的答复 (129)
 对陈先生大字报的意見 陈 直 (130)
 陈先生大字报讀后感 李之勤等 (132)
 “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实质 高 揚 (133)
 奇怪的答案 史二 石彦陶等 (142)
 給黃老师进一言 史三 袁家兴等 (143)
 也談教學質量 史二 湯宜庄 (144)

四 川 大 学

- 談历史系的“厚古薄今” 史二丙 彭 年等 (147)
 历史系應該如何厚今薄古? 56-6(27) (150)
 驳斥徐主任的政治与业务分工論 史三申 蒋思敬 (154)
 对徐先生的阶级調和論的批判 穆文远 (157)
 如此客觀 王子崗 (160)
 批判徐主任对中国封建社会性質的認識
 史一乙 徐明远 (161)
 孔夫子和“先秦史”以及其他 史三甲 江潤屋 (164)
 徐先生的人性論 史三乙 匡瑞吉 (168)
 是什么思想体系? ——致蒙老 史三甲 陈显泗 (169)
 蒙老师不要迷信自己 史三乙 吴展蛟 (172)
 蒙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浸透了資產阶级的
 反动观点 史三乙 江源秀 (173)
 社会科学沒有阶级性嗎? 謝 波 (175)
 原始社会史教学中的“厚西薄中” 史二丙 陈煥榮 (178)
 穆老师的封建士大夫觀点 史二丙 陈天俊 (181)

評繆老的天才教育与“科班出身”論 佚名 (186)

趙老師必須徹底批判亞洲史教學中的資產

階級觀點 史三乙 伍宗華等 (191)

人民的鬥爭史不容抹煞 史二丙 四 水 (197)

盧老師宣揚唯心主義觀點一例 史四 劉世行 (199)

王老師的資產階級人生哲學觀點 史三甲 胡澤忠 (200)

能這樣估計嗎? 史三甲 陳培濤 (203)

不能為考古而考古——致馮老師 史三 范興明 (204)

談反映黃老師的錯誤觀點方法的兩個問題

..... 史二乙 張世銓 (205)

從對“東林黨的政治鬥爭”的講述中看

黃先生的思想感情 56-6(73) (208)

李先生在教學中的資產階級觀點 郭開瑞 (211)

評唐老師講授宋代農民起義中的一些問題 溫賢美 (214)

論李老師的政治和業務 史三甲 胡澤忠 (217)

東北師範大學

“史料常青”對我的毒害 史四(四)張楚 (220)

給郭老師 史三(二)梁國棟 (221)

對郭老師的一點意見 史四(一)韓正理 (224)

給戚老師的禮物 史二(二)小組 (226)

——厚古薄今乎，厚今薄古乎？

贈戚老師 史二(四)學生 (228)

孫老師把我們引導到哪裏去？ 中国近代史教師進修班 (229)

給孫老師送點禮 中国近代史教師進修班 (232)

送給黎老師 史四(一)李心如 (233)

給黎老師 史三(二)梁國棟等 (234)

給孙老师一个大西瓜 史二 胡玉璣等 (235)

——墨守成規，缺乏唯物主义觀點

写給敬愛的林老师 史三(一)吳相勛 (237)

对林老师的意見 史二 (238)

对邹主任的意見 史四(三)金昌浩等 (239)

給高老师 史一(四)第四小組 (242)

獻給高老师 史四(四)張宇書 (245)

給史老师送礼 史一、二年級全体 (246)

对史老师的几点意見 史四(一)許秋白整理 (250)

重史料，輕理論 史三(一)曲傳林等 (252)

——給徐老师

獻給徐老师 史——个小組 (253)

对高老师的意見 史一(三)全体同學 (254)

送給高老师 史一第二組 (255)

給那老师的礼物 史三(三)哈斯等 (256)

华东师范大学

批判在历史教學中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點 ... 三年級四班 (258)

对历史人物評价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點 林正極等 (277)

怎样估价改良政策在历史上的作用

..... 史三(三)班鮑惠琴等 (286)

——与史老师商榷

山东大学

厚古薄今种种

（摘自1958年“文史哲”第九期蔣捷夫、朱作云“厚古薄今是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资本主义道路”）

一、重視史料，鄙棄理論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中，有不少人为史料而史料，把史料看得至高无上，并且形成了一种極坏的風气：把掌握史料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的标准，作为考核教师学术水平高低和学生成績好坏的唯一尺度。对于这些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觀點、方法是无关重要的。

史料至上的人，在講課时，史料多，分析少，把历史科学的講授，变成了史料介紹，甚至有些教师在講壇上，竟以背誦書本为能事；教近代史的也不例外。史料至上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尽是史料的罗列和堆砌，那怕是一篇短文，也尽力搜罗史料，广証博引，因此，一篇文章，除了括弧和附注外，很少見到作者自己的話；如果是写一部大著作，那就更成了史料匯編。更严重地是有些人为了搜罗資料，那怕就是反动著作中的东西，也都視為至宝，加上自己几句話，把它們联系起来，編成为自己的一部著作。

总之，史料至上的人，教學也好，研究也好，除了史料，还是

史料。我們只要翻一翻他們的講義(如“魏晉南北朝史”講義),“文史哲”里許多有关历史的論文(如今年五、六月兩期連載的“魏晉南北朝的手工业与商业”)和某些先生的学术著作(如“唐宋繪画談丛”),都可看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

史料至上,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已形成一种歪風,从童先生一段話中反映得最清楚不过。他說:“誰說我不懂史料,这簡直对我是莫大的侮辱。老实說,我过去搞过几十年考据,我会不懂史料?几年之内我要拿出一百万字的考据文章来給你們看,那时候你們才知道我的真才实学。”这段話露骨地暴露了史料至上主義者把史料推崇到何等高的地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忽視到了什么程度!把历史科学糟蹋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种歪風的支配下,有人竟公开提倡:“只要掌握史料就



是一切”；要学生“把講義和書籍中每一句話，都找出史料根據來。”有人迷信史料竟到了荒謬絕倫程度，說“兩脚書櫈也是值得羨慕的，因為里面有真正的貨色”。甚至有人竟然對學生說：“資料搞多了，把許多資料卡片往桌上一摊，就是一篇文章”；“橫過來擺是一篇文章，豎過來，又是一篇文章。”

既然史料就是一切，那麼如何能掌握史料呢？他們共同的語言，就是要背古書，背資料；於是教導學生背書本成了他們“神聖”的職責。他們有的對學生說：“我從事研究，有賴於我五歲啓蒙，七歲讀經，一部左傳，背得滾瓜爛熟”；有的對學生說：“我肚子里的史料，三天三夜背不完”；有的對學生說：“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大後方，把資治通鑑讀了七遍。你們要是能够背熟它，就能當專家”；有的甚至對學生說：“只要閉門讀書十年，背熟一部史記或漢書，保險能搞出名堂來，就是眼睛瞎了也不怕，也能做研究，象陳寅恪一樣。”

他們不僅大力提倡、宣傳背書本，而且還具體指導學生怎樣背法，他們要求學生“應該拿背俄文的精神來背史料”。至于應該背熟的史料的範圍也是很廣泛的；除了漢書、史記、資治通鑑等外，“聖經是一部有价值的史料，也應該背熟它。”

片面地、過分地強調史料本身，已是輕視理論，引導學生不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但還有人直接公開地推崇史料，貶低理論，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施放毒箭。右派分子張維華便公開對學生講過：“只有考據文章，才能傳世，理論性文章，不能長存。”還有的說：“理論文章總是有時間性的，時間一過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正由於這些重史料、輕理論的荒謬觀點作祟，教師們（特別是一些老年教授）很少指定學生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有

的教授在給学生指定論文參考書時，沒有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當學生要求指導看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時，有位教授，哼了半天，指不出一本理論書籍來。有一個同學寫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論文，請某教授在史料之外，介紹點理論書，這位自封“理論派”的“史學家”，竟歪曲列寧的史學名著說：“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書“史料也很多”，對列寧的觀點和方法，一笔抹煞。

當然，也不能抹煞這一事實，有些教師在教學或著作中，也會引用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但其中絕大部分人是在這樣情況下“運用”的。一種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外衣，引用几句馬克思列寧主義詞句，點綴、裝飾一下，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史學家；這種人對史料是興趣無窮，對理論則感覺枯燥無味。另一種人則是企圖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斷章取義，甚至故意歪曲原意來論証自己的論點。正因為如此，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為了對自己有利、方便而“靈活”地運用的；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在此時此地，可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論點作這樣解釋；而在彼時彼地，又可以把同一理論、論點作另一種解釋。如眾所周知，童先生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的主張，反復無常地改變了四次，而每次改變都是有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根據的。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變戲法”的科學研究，究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毛病呢？還是童先生任意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用它來迎合自己的主張呢？顯然，前者是不存在的問題，後者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雙反”運動中，“山大”歷史系同學們，贈給教師們一首詩：

“厚古又薄今，理論看得輕；
馬恩列斯毛，從來不問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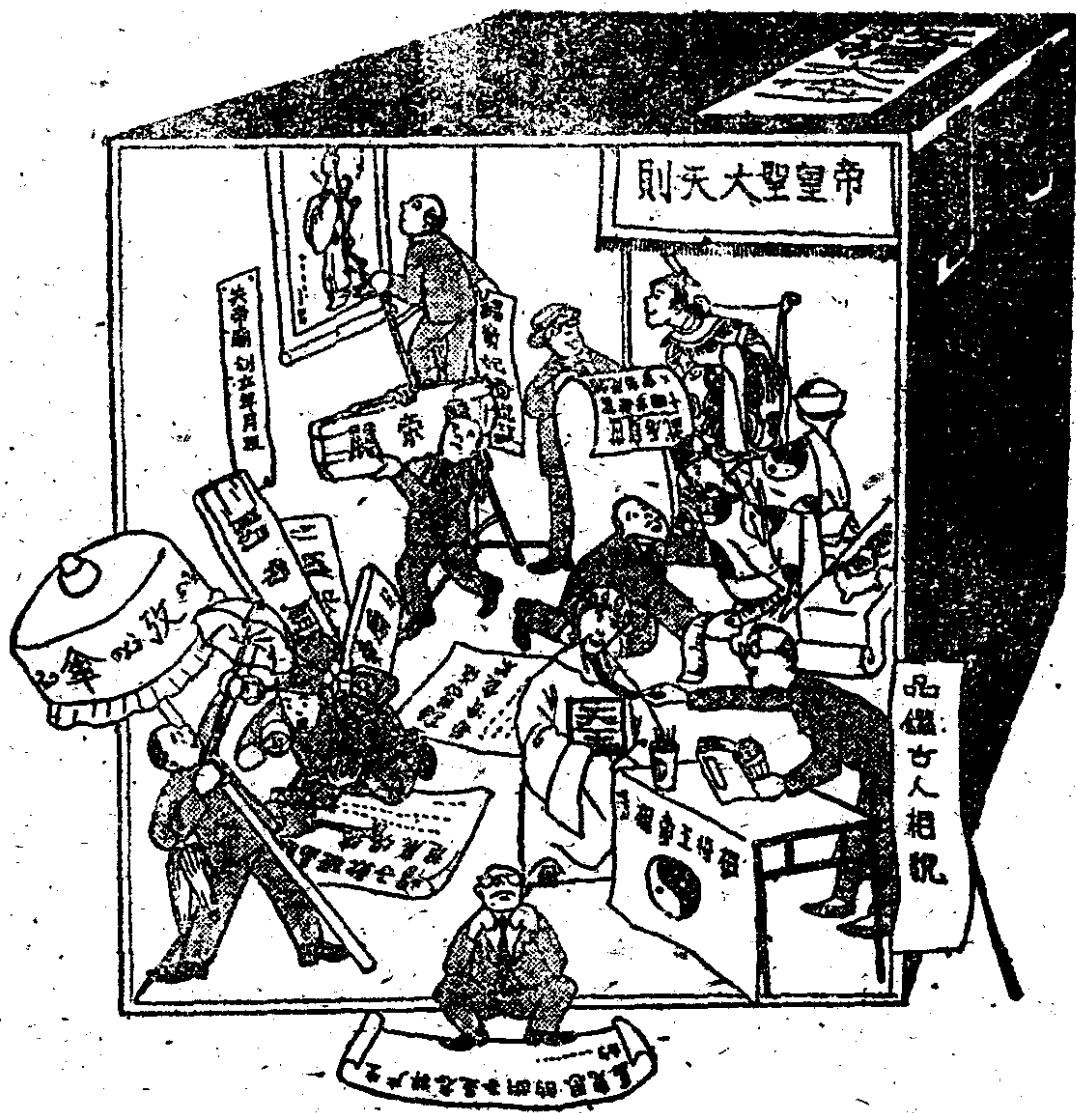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恒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这短短的几十个字如实地反映了教师们重史料、轻理论的偏向的严重程度，和广大同学对于这种偏向的愤慨和抗议。

二、繁瑣考証，故作高深

考証本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进行的一步工作，但是有些教师的考証，不是为了辨真伪，解决历史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而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从显示个人学识渊博出发。他们不惜浪费宝贵的时间，化费很大的精力，作一些毫无意义的繁瑣考証。

以王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讲义为例，字数长达80万，不可谓不多矣！但究其内容，通篇史料堆砌。不仅抄录了許多众所周知的史实，而且考証了不少冷僻的資料；并且对帝王生平，如武则天那年出生？几岁入宫？何时当尼姑等细节，都化了很大功夫去考証。最突出的要算是唐明皇为何宠爱楊貴妃的问题了。据这位教授精心考証的结果，原来楊貴妃的臉蛋是上窄、下寬、中間鼓；并且据说这种臉蛋，是唐代标准美人的臉型，所以得到了唐明皇的宠爱。尤其惊人的是：有的教师对諸葛亮食量多大、清代画家惲南田先画山水还是先画花卉，以及关帝庙何时創建等問題也發生了兴趣，化功夫考証一番。至于帽子考，雨伞考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这种考据之风，在“双反”运动之前，在“山大”历史系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且一直蔓延、发展着。有的教授，大喊“只有考据文章，才算真本领。”有的教授，公然宣扬：“理论性的文章，只是现在有点用处，而考据文章，现在用处虽不大，但能永久保留。”这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一方面说“用处不大”，另方面又说是“真本领”。一方面“用处不大”，另方面又有“永久保留”的价值。这些言论还不算，还有人公然宣扬胡适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考证一个字与发现一颗恒星是同样重要的贡献”。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恒星论”的变种——“螺丝钉论”。这

是在反对厚古薄今、批判繁瑣考証时，有位教师在强调历史科学重要性的幌子下提出的一种迷惑人的論調。他認為：“历史上任何一件事，即使是最細枝末节也都值得研究的，它好比机器上的螺絲釘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螺絲釘不稳，会影响整个机器的發动。”乍听起来，这段話好象有些道理，但剥开它的皮，就可以看出說这段話的指導思想，仍是強調繁瑣考証的必要性。它不过是为繁瑣考証作辯护，为資产阶级伪科学作垂死的掙扎。

我們要問：研究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社会發展規律呢？还是历史上“任何一件事”呢？試問不考証楊貴妃怎样漂亮，諸葛亮的食量有多大，以及胡子、帽子这些細微末节，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有什么影响？試問假如历史上任何一件細微末节的“螺絲釘”都要研究，然后才能开动历史科学的机器，那末考据“專家”們你們有什么办法和本領来搞清楚历史上任何一件事？如果办不到；那末还需不需要历史科学？

对于繁瑣考証这样感兴趣的人，不管他主观动机如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使自己同时也引导別人鑽牛角尖，脱离現實，脱离政治，脱离社会主义建設，使历史科学丧失科学性、战斗性，不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服务，而为没落衰亡的阶级服务。

三、古史为重，現代为輕

厚古薄今的第三个表現，就是重古史，輕現代。这一現象，在过去的教学思想、課程設置、教學內容等各方面都严重地反映了出来。

在山东大学历史系里，不仅“敝系以古史見長”这句話，在反对厚古薄今前一直是系主任和某些教授們的自豪語。而且新生入学时，介紹专业，巩固学生专业思想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系

有很多古代史的“名”教授，有“全国‘第一流’的教授”，还有人說：“我們系虽然一、二級教授不多，但总的来看，古史教授陣容并不次于‘×大’”。这类无聊的自我吹嘘，露骨地反映了重古輕今。

教授們既以“古史見長”来标榜自己，对于学生就必然要以古为訓。好些教授象神父宣揚一条“久恒眞理”一样地說：“看不懂古書，就不能研究历史。”他們对同学要求十分严格，号召同学“每人必須精讀一部古書，要达到把紙上每个字都讀活了”的地步。我們不禁要問：为什么听到“看不懂古書就不能研究历史”的噪音，却听不到有人說不懂現代就离开了研究历史的目的和任务的呼声呢？

在課程內容上，詳古略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亞洲史部訂大綱規定上古、中古部分，講授時間只占約五分之一（168小時只有36小時講上古、中古）这本是合乎略古詳今精神的。但講朝鮮、日本史的人，竟把部訂大綱的上古、中古部分10小時，擅自講成40小時，而近代、現代部分合起来只講五、六小時。

講授既然这样重古輕今，指定参考書当然也不能例外。朝鮮史參考書，指定学生閱讀古代的“二十四史”、“三通”类書从書等古籍共72种，而北朝鮮解放后的著作仅为17种，理論書籍則一本都沒有。

亞洲史連讀書報告，也要学生在短短的时间內遍翻“二十四史”中与亞洲有关部分，还規定閱讀其它有关綫裝書。

同样，中国近代史，对于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的發展，这些應該着重講的問題，也大加簡略或根本不講。

至于选修課，那就更不用提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書不